

是圣召危机吗？

-----以教宗本笃十六“致全球修士们的信”的角度重新定义圣召观念

四川天主教神哲学院

前言

目前，中国大陆的许多修院出现了“圣召危机”，为此，有的修院已经关闭了，有的修院由每年招生改为隔年招生了。还存在着“招生通知书大战”：针对同一区域，不同修院竞相提早发布招生简章，试图多招到一些“入学人数”。然而，实际情形是真是出现圣召危机了吗？

我们将采取实证研究的方法，以四川天主教神哲学院为例来研究教宗本笃十六“致全球修士们的信”(Lettre du Pape Benoit XVI aux séminaristes, 2010年10月18日)¹中的圣召观念。并试图立足于教宗书信的内涵，重新定义我们传统的圣召观念。

一、历史

四川天主教神哲学院（即“四川修院”），西南三省一市（云、贵、川和渝）的天主教各教区联合主办的大修院。四川省天主教“两会”受委具体承办。

自1984年开办至今，学院经历了两次搬迁。最初，修院设于成都教区主教公署内。1996年，北迁至成都市郫县郫筒镇。2005年，再迁至郫县红光镇。修院历任院长是：李熙亭主教、段荫明主教、陈适中主教、李枝刚神父，现任院长陈功鳌神父，常务副院长潘洪恩神父。

通常，学院每隔两至三年，招收新生。1984-2010年间，共计招收了八个班级。在合格毕业的237位修士中，已经有102位晋铎，服务于西南三省一市各地的教会。

目前，在校学习的是零五级（神四）、零七级（神一）两个班。计四十三位修士。

二、圣召

二十余年间，修院招收的班级共有九个：八四、八五、八九、九零、九三、九六、零一、零五及零七。

（一）基本数据

下列表格是这九次入学、毕业及晋铎的数据：

	八四	八五	八九	九零	九三	九六	零一	零五	零七
入学	34	37	35	25	35	56	30	37	27
毕业	27	28	21	18	0	44	17	24	19
晋铎	10	14	17	16	2	41	15	--	--

其中，发生了一些特别的事件，导致（1）九六级入学人数居高。九三级刚入学不久，就因故停课。大部分修士转入九六级重新开始学习。但是，停课後，有两位修士在教区自学，之

¹ Lettre du Pape Benoit XVI aux séminaristes.

http://www.vatican.va/holy_father/benedict_xvi/letters/2010/documents/hf_ben-xvi_let_20101018_seminaristi_fr.html。中译见 <http://www.fxjq.org/gengxin3/10/10/21/1.ht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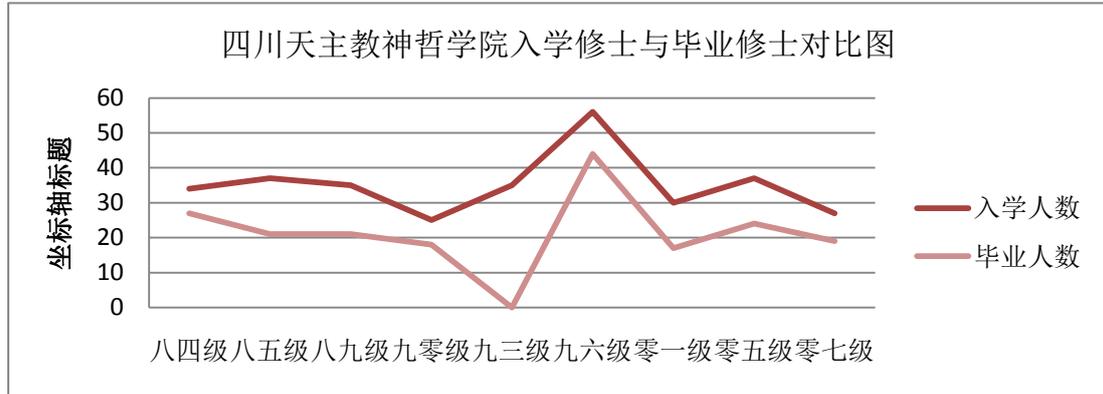
后，晋铎。(2) 九六和零一级转学北京。因为修院迁至郫县，办学条件差的原因，九六级和零一级的修士，最后一年的“神四”课程转至“全国修院”学习。

(二) 数据分析

1. 入学与毕业的比例

(1) 超过 60%的毕业率。除去目前在读的零五、零七级，四川修院入学 1984-2001 年的七个班级共招收了 252 人（以学籍注册为准），毕业人数是 155。成功率是 65.8%

(2) 每班级入学与毕业之间的比值基本持平。



通过线形图比较，除去九三级之外，四川修院每一班级的入学与毕业率之间基本持平。

按年代比较：流失率最低的是八四、九零级，最高的是八五、八九级，其次分别为零一级、零六级。

然而，进一步分析，我们会看到流失率最低的却不是八九级。

	八四	八五	八九	九零	九三	九六	零一	零五	零七
入学毕业间差	7	9	14	7	--	12	13	--	--

按降序排列的话，依次是零一级、八九级、八五级、八四级、九六级、九零级。

2. 入学人数在减少吗？

让我们看表格：

	八四	八五	八九	九零	九三	九六	零一	零五	零七
入学	34	37	35	25	35	56	30	37	27

就入学人数而言，以最后四个班级做比较，我们会发现九六级的最高数据与零七级的 27 人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然而，我们再往前看的话，会发现零一、零五及零七三个班级的入学人数 30、37 和 27 与八十年代的几个班级几近重叠。

三、是圣召危机吗？

通常，人们会说，这几年修院入学人数少了，那是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所致。然而，通过上述“入学人数在减少吗？”的比较研究。我们发现，其实，新世纪的头十年内招收的三个班级和前面二十年内若干个班级的入学人数几乎相近。而且，零七级的数据与失学率最低的九零级是十分接近。所以，至少本修院，目前，还不存在人们通常感叹的“圣召危机”。

而且，独生男孩入修院修道情形屡见不鲜。这种情况，在其他修院也同样存在。

然而，通过上述“入学与毕业的比例”数据分析，我们发现，真正应该引起重视的问题却是失学率。零一级、九六级是本院最后毕业的是两个级，两个级的失学率几近与特殊年代的八九级持平。客观原因是，九六级迁至郫县郊区后，办学条件太差，具体体现在：

(1) 缺乏足够的专职驻院神父，师资队伍严重不健全。一方面，那几年，通常只有两、

三位常住修院的神父，其他的教师，包括常务副院长、教务长都是因为兼任堂区工作，所以，不常驻修院。修士们没有太多与神父老师们相处的经验。相反，八十年代那几级的修士们，除了整天和六、七位常驻修院的神父们在一起生活、学习、谈心之外，这些老神父还都是学有专长或者留学“传信大学”的资深老前辈。

另一方面，这十年间，在“一会一团”的支持下，赵子良神父南下出任两年教务长，朱梅芬修女数次来授课外，我们从来没有机会“请进来”外籍教师支持修院的教学工作。而且，那时，也还没有邀请其他修院的神父们来本院做客座教授的观念。所以，被送至全国修院的最后两批修士们往往感叹道：“在全国修院一年的学习内容超过成都的五年。”现在，情况就大不相同了。目前，我们共有八位神父，其中有六位是专职教书的，并且都常驻修院。这六位神父之中，有三位分别在菲律宾和法国取得了教会颁发的相应学科的硕士学位。此外，我们还和河北天主教神哲学院达成支持协议，就我们的学科所需，他们每年派出三、四位神父南下授课。

(2) 办学条件过份地差。和现在的三星级宾馆设施的修院相比，1996-2005 年间在郫县郊区的修院根本没有一间像样的建筑物。因为资金不到位，所以，十年间，修士们的教室、宿舍全都是冬寒夏热的石棉瓦房屋。至于图书馆，那是到了 2009 年才得以彻底完善。我们建立了科学的图书馆进书、编目及借阅制度。每年有 30.000 元的固定“购书经费”，保证修院拥有一个“活的图书馆”。2009 年上半年，藉校庆 25 周年的机会，修院重新修订完善了“院规”，并在将“教学计划”系统化的同时，建立起一个修院外聘师资队伍数据库。这些内容充实，印制精美的“手册”，将在目前和最近数年内，作为四川修院教学实践与教学管理的指导性方案。此外，今天配备完善的教学设施、健身器材也是第一次搬迁的十年内付诸阙如的。

综上所述，上述两个方面的客观原因，是我们回答 1996-2005 年间修院失学率居高的原因。和现在比较，我们认为，四川修院真正面对的不是入学时以数据作为衡量标准的“圣召危机”。相么，那是如何尽力完善内部软、硬件的挑战。

软、硬的配备完善，永无止境。目前的条件已经基本上为正常的教学秩序提供了基本保障。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圣召危机”呢？

四、重新理解圣召

下文中，我们将运用教宗本笃十六 “致全球修士们的信”中关于圣召的一些教导来回应上述分析。

(一) 是圣召危机吗？

教宗在信中，一直强调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在寻求天主。无论是那个疯狂的“新德国之梦”即将破灭的时代，还是今天，“这个科学技术统御一切及全球化的时代”，人们总是需要天主，为了和降生成人的天主圣言一起洞悉真正的生活，并“卓有成效地秉持真正人伦的原则”。因此，这个世界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需要天主的牧者。职是之故，“天主活于我们中间，他需要一些为他服务并把他带给大众的人。”（书信“前言”）

即便目前看起来欧洲的许多修院人数日减，不少教区关闭修院，与邻近教区成立联合修院。然而，教宗却敏锐地看到了“圣召的多样性”。在书信的第七部分，教宗深刻地观察到许多人在社会上具有相当的职业经验之后，便决定重新选择人生方向，那就是“决定走司铎之路”。这些人，“在亲身见闻人间的喜怒哀乐之中，圣召得以成熟。”（书信 7）

显然，作为伴随着二十世纪一路走过来的教宗，他清楚地见证是上世纪的修院由人满为患到修院合并的历史境遇。然而，他却智慧地另辟蹊径来理解人类社会对于司铎圣召的需要和活在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会有人献身性地回应天主的召叫。因此，“数目”不是衡量圣召的唯一指标，相反，是“灵修成熟的过程”成就稳重、成熟的圣召。为此，教宗特别称道二

十世纪下半叶兴起的“新型灵修运动团体”。(书信 7)

我们在分析四川修院的修士入学数量时，发现最近一次招生的入学人数是 27 人。这个数据不是历史最低，它略高于九零级。二者之间在招生时间方面还略有不同，九零级是在上次招生之后的次年招收的新生，零七是在上次招生之后的两年之后招收的新生。然而，八九级和零五的入学者数字比较接近：35 和 37 位。作为教友的统计数字远远低于河北、山西及福建的西南三省一市教会，作为招生区域相对不那么广泛的四川修院，这些前后二十年几乎保持一致的数据，显然，不一定可以说是修院圣召数量退步了。

此外，自零五和零七级开始，我们还面临新的圣召类型。这一点，被教宗不幸而言中了。这两个班级都出现了中间流失修士的情况，然而，在走了一些人的同时，又增加了新人。这些“新人”有两种类型：一是“休学复学”的修士，一是大龄修士。前者是因为此前健康（如甲肝）、考虑圣召等原因而休学，后者是一些具有较高文化修养，拥有多年就业经验的教友，他们即是教宗说的那类“在亲身见闻人间的喜怒哀乐之中”，在社会上具有相当的职业经验及人格成熟度的人。合计两个班，复学修士有 4 位，大龄修士有 1 位。

这样一来，必然涉及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定义圣召？

(二) 如何定义圣召？

在“书信”中，教宗不是专门和修士们讨论圣召问题。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明确的圣召定义。然而，教宗又确实实实在在地在谈论圣召。

我们由“圣召”入题，教宗的书信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教会生活中的圣召、培育中的圣召、成长中的圣召。

“教会生活中的圣召”是教宗书信 1-4 节的内容。教宗立足于修士生活的终极目标——司铎生活，来谈话修士的圣召在整个教会生活中的位置。那是在天主圣言、弥撒圣祭、和好圣事及热心敬礼四个方面的教会生活滋养中日趋成熟的圣召。天主圣言，让人敏锐地发觉自己的过错并日进于德，在趋向天主的同时，也让这种与天主同在的经验，帮助修士们发现日常生活中的美好事物，滋生感恩之情。进而，透过弥撒圣祭与过去、现在和未来世代中的信徒们同声祈祷，以便受到降生成人的以自己那天主性的无疆大爱的滋养。教宗自己的经验是这滋养整个人生的食粮，在信德经验中，让他“心潮澎湃”。至于和好圣事，则可以让修士们对罪过保持警觉，击破“无所谓”的生活态度，从而信任天主，接受宽恕，让人认识自己，在同样的宽恕经验去对待别人。对于基督徒的热心敬礼的实践，让修士们参与到基督徒信仰的“同时代性”之中去，因为，“人心总是一样的”。(书信 4) 这些深蕴于历代基督徒信仰经验中的教会瑰宝，不应该受到“忽视摒弃”，修士们将被这些热心敬礼牵引至“天主子民”的核心领地——信德。

在上述教会生活滋养的圣召意识中，教宗才开始在第 5 节中讲及修士在修院中的“知识与学习”，意即“培育中的圣召”。教宗认为，修士们在修院里的主要任务是：“接受培育和陶成使自己有能力去答复。”(书信 5) 圣经、圣传、信条、伦理神学、教会的社会训导、大公合一神学、哲学及教会法等等是修院让修士有能力去答复将来人们向修士们提问的必要装备。教宗深情地说：“我只能恳切地请求你们：努力学习吧！善用这几年在修院的陶成时期！你们将不会懊悔！”(书信 5)

“人性成熟”是教宗接下来的主题。教宗说，作为一位神父，一位陪伴他人善走人生之路直到生命终结之人，极其重要的是，他自己必须“在心灵和理解，理性和感受，肉体 and 灵魂方面达致优异的和谐及平衡，以及人性方面的无可指责”。因坚定的信仰，而勇敢坚强的教宗没有向修士们回避教会目前面临的司铎性丑闻挑战。他说这些事件让人沉痛地认识到“本应引导大众趋向人性成熟，并且以自身为其典范的那些神父们，却因着性侵犯而肇引了毁灭性的创伤”。所以，修士们应该效法教会内那些“确实以神父的身份，而且以其独身的

生活方式，可以且完成能够达致真正的、纯洁的及成熟的人性。”（书信 6）只能这样，才能将创造者的恩赐与人步向成熟的责任关联起来，整合完整的人格。在这个意义上，教宗鼓励修士们向自己的听告司铎开放。在询问自己“成为一位神父，真的是天主在我身上的旨意吗？”的同时，呈现圣召的意义：“在由基督启示给我们的天主内练习基本的为人之道，以及不懈地从天主那里涤除你们的不洁。”（书信 6）

于此，我们看到了修士的圣召绝对不是某时某段的某种身份的问题。在书信中，教宗尽管说修院里的培育和陶成，是“修院生涯的主要任务”。然而，在文本的叙述顺序中，这一部分的内容，教宗将它安置在第五节里。换言之，培育圣召是在圣言及圣事中的行动。似乎，在教宗眼中，司铎的圣召，那是在整个教会的过去、现在及将来的信仰经验中方才得以完善。同时，自始至终教宗也将修士们的修院生活，放在整个的铎职生活之中来看待。这样，教宗即引导着我们看到了圣召的完整意义。那是来自于基督徒的信仰，在信仰中得到培育，并最终被滋养于信仰之中的信仰成长过程。困难和问题是存在的，然而，在共同的人性问题及追求天主之爱这一始终如一的解决方案之中，基督徒的圣召得以锻造成形，并且在基督圣爱的滋养中，完善整个一生。司铎，因此成为“上主喜乐的仆人”。²

观照四川修院，去年我们庆祝了二十五周年的院庆之后，重新调整了培育方案和培育管理方案。

自 2010 年春季学期，开学后，经培育团激烈讨论，最后院务会同意讨论结果：向修士们解禁了“抽烟和使用手机的禁令”，但是，划定了时间和区域。这样做的基本思路在于，我们看到许多人在入修院前已经长期养成了吸烟的习惯，一方面戒不了，另一方面修院的又禁止抽烟。结果，那些实在戒不了的人，就偷偷摸摸地抽烟。除了安全隐患和影响别人健康之外，还对当事人的良心造成了直接的冲击。手机也是一样，98%的修士都配备了手机。在讨论中，我们真实地看到的，如果修院禁令无视不可逆转的社会发展趋势的话，那会让受培育者在不信任与良心自责的情况中度过。这显然，有违我们的培育宗旨。

通过解禁活动，我们更愿意将对圣召的理解扩展至“前修院”（*pré-séminaire*）来看待。当然，圣召的产生来自了天主的召叫。然而，每一位修士都来自于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家庭教育及信仰团体。这样，就要求我们在做圣召陪伴的时候，充分考虑到这些最基本的成长因素。天主是在每一个人的具体处境中邀请他回应。这个环境可能是早已有着十年烟龄，也可能已经习惯于手机或者 E-mail 的生活方式。在基督徒伦理还没有对这一切宣战以前，我们决计不可能否定修士们的这些“前修院”生活方式。当这些方案不至于影响到修士们的“教会生活中的圣召、培育中的圣召、成长中的圣召”，相反，会造成他们良心上的困扰时，我们就得重新来审视我们的圣召观念了。

四川修院的“入学人数”，二十五年内基本上保持着稳定的数字。然而，后期班级的弃学人数却明显高于前期，那就说明应该改变的是培育者对圣召的理解方式。理解方式除了与手机相关联之外，还与不同时代的修士对圣召的表达方式不同有关。任何一个时代入学的修士不会带着“过去的修院生活模式”度日，那是培育者加给他们的。在教宗书信中，流露出来的对修士们的爱，并将修士的身份置于整个基督徒的信仰之中来看待，那就是培育者应当以更新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至亲爱的受培育者的一个别切教导。

综上所述，这封“致全球修士们”的公开信，与其说是写给修士们的，勿宁说也是写给培育者的。只有培育者才会全面地去思考、理解并定义圣召。那么，在教宗信函的精神中，我们应当如何完善教会的圣召观念呢？

（三）如何完善教会的圣召观念？

在“书信”中，教宗除了将修士的圣召置于整个教会生活中来看待之外。他还引导我们，

² 教宗的书名：《喜乐的仆人：有关司铎灵修的默想》（*Ministers of Your Joy, Meditation on Priestly Spirituality*），姚景星译，石家庄：信德室，2006 年。

将对圣召的观念扩展至现代基督徒新型灵修运动团体中去。在欧洲，近年来许多传统的修会因为入会人数锐减，所以被合并、出售的不仅仅是会院，而且许多会省也合并。三十年前，法国还有三个会省，现在却变成一个了。也许，这就是通常人们所理解的“圣召危机”了。然而，同样在法国，梵二以后，出现了许多新型灵修团体：生命之母（Notre dame de vie）、厄玛奴尔修女联盟（association de la Sœur Emmanuelle）、雅各伯之井（puits de Jacob），还有相当活跃的意大利的普世博士运动团体（Movimento dei Focolari），都是一些相当美好的见证。这些新型灵修团体在活络着当地的教会之时，也大量地吸引了许许多多的青年男女寻找、深思生命的意义。教宗在“书信”的第七部分，讲的即是这样一种情形中的“圣召的多样性”。他说，那些已经在社会上具有相当职业经验的人走上了司铎之路，他们因为亲历人间的喜怒哀乐，而让圣召成熟、坚定。这些人的圣召“萌生于一些教会团体之中，特别是一些新兴的灵修运动团体，这些团体的灵修精神促进人们共同与天主及教会相遇，深化人们的灵修经验并激发服务于传播信仰的热火。”基于这一点，教宗真诚地说：“新型灵修运动团体真的很美好。你们大家知道，我是如何视这些运动为圣神对教会的恩赐而看重并珍视他们。”（书信 7）

这样，让我们看到了圣召来源的新希望。新世纪中的年轻人，以他们对时代独特的感知和“跟上时代”的全新方式来回应天主的召叫。在“书信”中，教宗以自己的跨越两个世纪的经验鼓励年轻的修士们，不要担心“失业”（参阅“书信”前言）。因为，人们对于天主的需要总是须臾不离。所以，创造了我们并深深地了解我们的天主，“活于我们中间，他需要一些为他而服务并把他带给大众的人。”（书信前言）这些即是这个世纪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需要的神父。他们的圣召由修士生活开始，修士的圣召来自于基督徒团体活跃的信仰生活之中。

所以，在教宗的带领之下，我们的“圣召”观念就不应该再单纯地以修院入学时的人数多寡作为衡量的标准。一如前述，我们以四川修院为实证对象，来考量圣召问题时，我们发现独生子女政策不是导致圣召人数减少的原因，那是社会变迁和教会生活的活动决定着年轻人对圣召的理解和认知。就修院培育的目标而言，我们应当着重考虑的是：“入学人数-毕业人数-晋铎人数”这三者之间的比值。

二十五年来，四川修院在这三个方面的数据分别是：252-155-105。我们以晋铎人数为基数来看，总晋铎人数是总入学人数的 40.4%，是总毕业人数的 65.8%。以此百分比为基数，我们再来看看每一年的百分比。

	八四	八五	八九	九零	九三	九六	零一
晋铎-入学比	29.4%	37.8%	48.5%	64.0%	5%	73.2%	50.0%
晋铎-毕业比	37.0%	50.0%	80.9%	88.8%	--	93.1%	88.2%
间差百分点	7.6	12.2	32.4	24.8	--	19.9	45.4
晋铎人数	10	14	17	16	2	41	15

从上述表格中，我可以深入地看到两点：

（一）理想的成功率。按照入学人数/毕业人数的百分点降序排列的话，那依次是：九六级-九零级-八九级-零一级-八五级-八四级-九三级。其中，高于总的入学人数/毕业人数百分点的是前四个班级。这四个班级集中在修院二十五周年的中、后段。

按照晋铎人数/入学人数的百分点来降序排列的话，那依次是：九六级-九零级-零一级-八九级-八五级-八四级。其中总的晋铎人数/毕业人数百分点的有五个班级，分别是九六级、九零级、零一、八九级和八五级。

高于总平均值的这两项百分比排列一致，这说明最终的成功率没有太大的起伏。

（二）正常的流失率。总的晋铎人数/入学人数与总的晋铎人数/毕业人数之间的百分比差值是 24.4 个百分点。高于总间差的降序依次是零一级、八九级及九零级，低于总间差的是降序依次是九六级、八五级及八四级。其中，晋铎人数最多的九六级明显地低了 4.5 个百

分点。这说明这个班级入学率与毕业率这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除此之外，其他的排列顺序与上面的顺序基本保持一致。数据表明，修士们的流失率还是保持着一种相对规律性的态势。

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发现自己内在的司铎圣召，从今年开始，我们从修院的角度加强圣召宣传工作。2010年7月，藉四川天主教神哲学院第五届四次董事会在贵阳召开的机会，我们专门印制了四川修院简介及圣召辨析的折页，提请各省董事在各自的教区重视圣召宣传，鼓励年轻人积极回应天主的召叫。为了扩大人们对修院的认识，我们专门开设了修院网站，让更多的人了解修院，关心圣召。许多教区，积极地回应了我们的邀请，热情地在堂区发放我们的宣传资料。藉此，我们希望圣召意识进入堂区神父、教友们的心中，深入到堂区青年团体的活动之中。让整个西南区域的基督徒团体将圣召意识放在整个教会生活中来看待，并且，大家一起来鼓励年轻人们到修院来发现意义和价值。我们对待圣召的观念是，让年轻人发现天主邀请他们成为“为他服务并把他带给大众的人”。（书信“前言”）

总结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以“入学人数”多寡为中心的“圣召”的观念是不健全的。这样必然会带来“圣召危机”的提法。然而，我们需要修正我们的圣召观念，以四川修院为例，对照教宗本笃十六“致全球修士们的信”的精神。我们看到了，圣召其实在整个基督徒团体生活中产生、培育及服务于大众的天主特别的邀请。